

宋 祁 奉

救 撰

高祖厚亡其系出初事劔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黃巢京師天子
 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鏗輩咸以兵萬五千成與平數敗巢軍賊
 號蜀兵為鷓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鷓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三千使
 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墨髯當持挺面圍軍號閉子京兆尹
 始視事輒殺老耆以掩其餘嘗為治軍凡至殺數千百人捕捕賊軍京
 師人多避難實雜胡掠之吏不能制仁厚亦知其下約人此間縱擊出
 閉子京兆尹海公其後數千人劫門及閉敬瑄不得故官死自是關軍乃安
 會其州賊將孫德威等為賊諸將劉舉數州州刺史韓秀昇孫亂中韓求
 反蜀州諸將不從賊孫德威等不從遠使督兵四討也求安財能遣謀者之軍
 中吏執其獻謀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自死仁厚怒曰為
 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畧其白歸順者得復農矣繼謀去命
 諸將致柵鼓而前賊渠羅漢殺使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喻其眾皆真
 降漢敬瑄窮而逸更執仁厚曰愚人不見諸降眾畧皆得免則諸將大
 軍至賊帥句胡僧亦驚斬之竟能禁眾執胡僧以降韓求知大賊已禽向請

壁曰敢出者斬衆單之求赴水死衆鉤出斬以徇餘柵皆下仁厚被擄者
視賊輩更請焚之仁厚命取財糧乃縱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前
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荀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首輔
百官之奉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公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
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積水礙舟道自岸而帥使
軍逼賊又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強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
火仁厚遣人登營擊舟皆沈衆皆走秀昇乃斬首級以獻衆怒執秀昇
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應遣行在斬於中東川
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相策軍由是遷檢校中書門下平章事問荀瑄以
仁厚代已有美言荀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
言荀瑄十罪帝監軍田縉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卞文
共攻成都假卞文為指揮應接使早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荀瑄即表仁
厚為節度使留後楊茂言為行軍副使楊崇為諸軍都虞候率兵二萬討
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成都仁厚以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
城關四面夜出兵搜北柵仁厚遂攻師立而師立拒賊不敢進仗發擊
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又乃慶明日今請斬仁厚曰副使當以死

報天子斬而位於其王安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下
惡者皆殺唯譚平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之譚而進以仁
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又
府縱擊肉服皆絕詔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
時為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荀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
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趙麟陳州人出為忠武軍牙將麟資猛健兒弄時好為營陣行列
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其書
昌中從伐潞州收大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
盜阻陳人請即度府請麟去為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視事命官備司日巢若不
死長安之東出關陳人備也乃城歸麟實言請時其深新為守計以有符者
乘丙之羅甲外夏得之男悉補子弟領兵果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
麟擊之羅甲外夏得之男悉補子弟領兵果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
宗藩之命也羅甲外夏得之男悉補子弟領兵果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
節本武衆復存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為賊乎
家舍陳祿誓破賊以保陳其議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於

必者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借象宮闕列百官曹署諸糧為城守
鎧仗勇須誠益張離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宋
思未幾宋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離刃為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口而解
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果雖敗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者二十餘州唯陳
賴離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奉寧浙西兩節度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將老
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離悉忠力以孤城抗賊果卒敗亡然附余忠亦
賴其力後振故委輸調發助全忠常先亡鎮云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
厚有法度破孟楷功多果之圍昶夜擲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萃聘決戰
士爭奮死鬪禽賊酋數人斬級一餘離領奉寧以昶為州刺史檢校尚書右
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東治舉言離昶離之孝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
留陳進檢校司徒劭勸農桑於人有恩惠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
卒生立十三贈太尉離子昶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果之難勸勵麾下約
皆死以先家捕賊賊見殘斷即夜繼死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
張昶以意謂賊賊天至五百步人馬皆崩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
射遷領陳州刺史昶諱忠武昶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蔣門濟上

下安之全忠表為忠武軍節度使陳上惡善比珂蟲壁表塙塙無患三亦檢
校太保光化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文故跡
决翟王渠既稍以利農王家二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
帥定武以朔州節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建變功臣以檢校
太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死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
人為罷市

田頌字德昌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謀約為兄弟
廬州募兵皆從遷至行密據廬州頌諒為多攻燒鎮於白州韓公東漢東果
流以逆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頌乘輕騎追之鎮斃遂見於行密表頌為
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至我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共往在嶺南
人名冠軍中其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頌
等屯丹陽儒火楊州望廣德頌破其屯與戰頌走行密焚奪其營謀行密
曰攝敵傳為不用頌非計也行密復將頌歸書其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
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義為潤州刺史頌守國
節度使果遣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頌已平馮弘
經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其賢不已獄吏亦有請頌怒曰吏頌吾入獄邪又求

此歎為獨州行密不許願始怨將遂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部將
徐紹振鏐入杭州遂紹綰屯靈隱山迎願願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官東保
孰曾無為庶署士眾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為人長何助逆耶願攻北門鏐
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願遂歸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一與書於手壁有陳
璋以死士二百乞曹馳擊奪其地鏐投軍州刺史願攻城未能克將濟
江絕西陵為鏐將所却圍益急先遣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璋迎女且
告行密曰願得志為惡必先請以子為質願召還願行密使人謂願曰不還
我遣人代守宣州願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給犒軍願又請鏐子元璋出質乃
與紹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辭百川不朝
于海雖狂奔渭湯紱為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楊為大刀布金玉積如
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願請悉諸時單車以從行密答曰首賊懸汴而達適足
資敵爾其願絕行密大募兵李神福曰行密願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願
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為用願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
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願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願怒族其家儒曰
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願與康之義連和攻并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思養
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願反此心腹疾且速攻

之願遣李思養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從
天子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鼻破願兵於昌山始願將王璋厚以舟
師躡神福後至平陽磯不戰會日暮增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及舟順流以擊
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增復戰敗於皖口願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軍
城而來此天亡也乃頻水堅壁不出謂行密以兵塞願走道仁義禁東加戰
艦夜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節陳舟並湖
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梁末志誠等皆
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十不當書之一人以為
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志戰卒數百濠梁不毀開門關先告願當中然後射之
茂章等不敢與辨行密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為行軍副使但
不可欺負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袁蒙泣語曰余昔告願必
反我不忍負人願果負我吾思為將者非公莫可濠梁首謝率時度為神
以行士矣其怯濠曰願伯將多謀備之何咎與王增守戰當德濠以行密書
遺增諸將皆再拜氣奪濠擊之壇是神福既以不戰困願願給書厚勸
還至蕪湖聞壇敢留精兵一萬屬鄂行琮身走城濠之行為狹營小舍觀者
以為才容二千人願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濠遁兵爭逐北

遇伏顯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顯志自料死士數百
瓜牙都身薄戰深退軍示弱士超墮濠殊死戰軍潰顯奔城橋陷為亂所
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開示顯首乃潰顯始以元璿歸戰不勝輒欲殺之顯母
護免及璿與行密合顯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璿已而顯死傳首至淮南行密
泣下葬以廢人禮亦葬原儒還元璿於抗賊善為治資養厚通利而費甚
之善遇士若楊武康解夏侯叔服主王希羽等皆為上客文主有美名全
忠鏤交辟不應願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主為盡力憂知顯不足充
行密者弱賦以戒顯不用行密使王茂章屯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為保城
樓在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揚州市誅字
頂雲亦合肥人顯破行密表為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初卒

朱廷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彥畢師鐸鎰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
寬如結人心而廷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半之戒曰勿
使廷壽知已而陰詐廷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入朱全忠行密
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廷壽鼓之拔其城即表為淮南節度副使全忠猶屯
壽春廷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為列遣李厚以十旗殿手西偏不勝將斬之厚
請益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昭示

左鳳翔詔廷壽開蔡以披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
不設備而不收過也廷壽用軍常以寬闊衆敗還者盡斬之用顯之附全忠
廷壽陰約曰公有所為我願執鞭顯喜二人謀絕行密行密有憂其始曰行
觸柱僵妻廷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力代我無憂矣廷壽
士召之廷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廷壽殊走揚州拜表訖十禽殺之而廢
其妻

賈白金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頔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
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覬尊太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為胡
魏左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為吳蜀之老可與事天
子哉

高趙田朱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三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一百十五

唐書一百九十

宋 祁 奉

救 撰

劉建鋒字統端蔡州朗山人為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同事素宗權備
 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衆七千推建鋒為主殷為前鋒張佖為謀士
 略洪虔數州衆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
 留後奉表京師詔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志即嗜
 酒不事士新息小史陳贍為建鋒御者妻美且豔乃私之贍怒補鐵錘擊建
 鋒死斷其喉衆推張佖為帥佖固辭馬殷傷佖左髀下今日吾非而止也馬
 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礮贍于市殷至佖坐受其謁既而率將中推
 殷為留後詔即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楊行密劉隱督養士以圖
 王霸謂其屬曲初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培計安出初曰荆南閻弱
 焉能重我淮南我歸也固不吾援公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責王人來錫命
 四方畏服然後按兵討不廷霸業成矣殷悟厚結官武朱全忠以請于朝乃
 拜湖南節度兵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鉉鐵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
 靠募高戶置邸閣居者號八牀主人歲入錢數十萬用度遂饒於是收邵衡
 東道柳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潰盡得昭賀梧蒙柳

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遂節度使龐巨臈虜其眾及贊昭宗在鳳翔維方
忽遣中人間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楊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殷亦遣
勇知書史從孫儒為盜晚事楊行密為黑雲軍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臥常
有光怪行盜知之曰吾今歸汝于兄辭曰實敗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字
下朝之夕至但誼不忍舍公行密具齎以饋曰爾還與兄共食湘楚然何以
報我若曰願通一國好使商賈相通行密喜既至殷表以自副每勸殷與行
密連和殷畏全忠卒不克殷與建鋒同里入允宗權當散為盜者皆以酷烈
相矜時通各聚賊云

成內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為浮屠後入蔡賊中為賊帥假子更姓名
為鄭禹當戍江陵士為盜保火門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
張瓌因儒以禹凶標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岷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召
者死生唯命既而蛇亡禹乃襲歸州入之自稱刺史招還流士訓士伍得勝
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青州刺史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牟
權于清江禽權取其眾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
度留後始改名內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
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維相會攻厚屯白帝內率存華二軍之間攻之二

重使人碎辱內韓楚言尤劇內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是會存夜斬營
龍表厚破之厚奔忠州為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
君當解直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不
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內畏其列祖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
使司馬劉昌美守岷率存泝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投奔渝州盡下瀕江州
縣時王建肇擄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為武泰軍節度使內遣將趙武率存攻
之建肇走內內以武為留後存為萬州刺史存不得志內遣客伺之方內
內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龔之存夜率左右起埋之與王建肇皆歸
王建內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薄疑小吏道其詳不
承臨刑曰我上訟地下踰月吏暴死內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丹
其自占者當內嘗數詔列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顯號
此韓南郭建與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承安推鹽本隸鹽鐵內擅取
之故能富兵五萬初任智隱隱賢者也故內所舉少過曉得妻父任之請言
諸子內皆手殺之至絕嗣韓初本荆南隸州為雲滿所擄別為節度內數請
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江陵內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担
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內大慙晚喜術士餌藥墮死而蘇天復三年帝

詔淮南節度使揚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勅救之諷內與馬殷雷彥威倚
角內身自將而行下知內不足元行密無敢諫唯親吏揚師厚勸之仍為上
艦堂皇悉備行至公安下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見百姓
內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內諸將念私無聞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內
軍曰戰艦雖成首尾斷絕可取也擊內若山敗之少其賊眾大潰內投江死
士民皆為彥威所劫韓勅走還王建遂取襄陽思萬四州天祐中全忠表內
死國事請與杜洪以自立朝云

杜洪鄂州人為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永興民皆亡為盜刺史崔紹易
民彊雄者為土團軍賊不敢侵於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為董昌所
拒走客黃州中和末聞紹易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為州將有功亦逐岳
州刺史君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
為節度使後唐宗即拜全軍節度使是時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
二人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剽其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貢路乾寧
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揚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法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
獻京師駱殷棄永興去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為心腹開取永興守之全
忠方圖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時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

與全忠相疑武安馬殷襲安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
殷棄永興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求與壯縣饋餉所
既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全忠率兵五萬營霍立行密
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
東雷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吝洪計窮復走全忠今忠遣
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二千救淮南將劉存濬城殷為洪謀曰淮兵深
入仰求與以濟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興
十里而舍存以方詔畜璘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軍虛實曰軍軍懦可取開
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彊則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
徇城下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彊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按兵則
城自下存曰璘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其日城
陷執洪及曹延祚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弑主與孤為仇吾軍
還而復為賊後世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延祚皆斬揚州市以劉
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為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
亂眾推傳為長乃鳩集僚依山為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

璋掠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即拜刺史中和二年遂江西觀祭使
高茂弼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籍州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傳
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鎮川郡王又從
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譙譎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
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譙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時傳以
匡時為袁州刺史擊平馬殷又以彭玠為吉州刺史玠健將也傳倚以為中
明後州縣不鄉真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其以裝齋故士不
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
虎然後免既責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書搏虎
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餅餌為星象高數尋既節重劍
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匡時自立為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為江州
刺史然兄立劫于州附淮南因言兄結并人圖揚州楊渥使素裝攻匡時固以
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南軍大掠二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
州渥切責匡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于市彭玠失援厚結馬殷且期
唐實使者還曰所將校皆壯士可圖也遂厚結馬殷在氏者秋實界求而京
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千金易一士而金僅一為况得士乎故士

人多往依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為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
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二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
將才否全諷眾十萬數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三等公衆止當其下蓋
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為楊氏所并

劉漢委本兗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使民
庸慮無元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錯降之表為宿州刺史漢宏恨賞渥有
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珣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代之僖宗在蜀言輸運
而西帝寵其軍為義勝軍即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
方亂知金刀非吾尚誰哉鷓鴣噪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
白蛇何畏一木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為董昌所敗復
遣兵七萬圍江而也昌使錢鏐帶儀龍表破之明年漢宏弟黃頴領同僚同攻
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而陵謀平濟嚴昌備
於江有一大艦三則惡之俄與鏐遇鏐俘賊五千漢宏崩服走或執之給而免
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宥將辛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璨發州杜
雄台州朱褒温州陳兵最彊故漢宏使褒治大艦習戰以史史施堅贊韓公
攸將其軍帝聞抗越擊戰遣中人焦居璠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

鏐率諸將攻越自趨道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鏐戰燒其艦進書曹山堅實
言鏐降漢宏遂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子屯杜雄鄉其軍皆醉執
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二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
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為武寧軍偏將弘鐸為吏卒雄為辯數
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
稍嘯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
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匿眾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
元資以舟楫寶兵散多降暉眾數萬雄即以上元為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
為府旌旗衣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資寶幣啗雄連和雄率
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纒千錢聞
雄至間道挾珍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速糠粃以羞為直雄軍富過所欲即
不戰去暉殺劉江道雄擊殺之坑其眾自屯上元大順初以上元為昇州詔
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取眾入思之為立廟弘鐸伐為刺史弘鐸善騎射侃
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弘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西
進說行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頌在

州陰圖弘鐸易工治艦工曰上元為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頌曰我
為舟於一州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自安而州數有怪
天復二年大風發屋上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大將馮暉尋勸弘鐸出
軍南鄉聲言討鍾傳實襲頌行密知之遣客說止不聽頌逆擊於揚州弘
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振遣人迎犒東塘好謂曰兵有勝負公衆
尚彊乃自棄于海奈何吾府雖隘尚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與
盡哭行密擊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尉勉遂以歸表為淮南節度使
使見尚公迺曰頗憶為馮公求潤州否尚曰多尚和謝曰君為君用其未行
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徐約者曹州人巳得蘇州有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鈇
攻之約驅民墨鏐其形曰願戰而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統終有國子約後
帝嘗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沈粲守蘇州約眾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
鏐以成及討之盡殲其眾

王潮字信自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暉為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
賢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立命王緒劉行全合群盜據壽州未幾眾萬
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築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
緒提一州籍附秦宗權它日賊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眾南走略

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
 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
 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
 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諸左時
 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亂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以南安潮
 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左右
 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為將軍辭曰我不及朝請以
 為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刺劔祝曰拜而劔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劔躍
 於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為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子潮
 令于軍曰天子蒙難今吾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至於是悉師將行會泉州
 刺史廖彥若身自恭聞潮治軍有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
 彥若遂有其地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技之又逐
 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即授刺史久之巖卒其婿范暉擁兵自稱節度巖舊
 將多歸潮言暉可取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
 履行陣望者披靡號曰馬將軍暉守城不下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
 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入海追斬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

蓋有五州也昭宗假潮福建等川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
 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潮病以審知權節度使
 審邽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
 為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得承
 制除授天佑初進琅邪郡王審邽字次都為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
 術通書春秋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犁與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
 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揚贊圖鄭畋等賴以
 免禍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為清海牙將節度使草宙以兄女
 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比
 還湖湘間群盜螿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即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
 過梧州知謙撫納流亡愛畜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冬其戰
 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城
 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共推其子隱為嗣清海軍節度使
 劉崇龜表為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瑠玢

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瑤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
軍行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度人盧
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為留後又取韶州隱與爭之戰不勝悉師
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
留後乃遣使者入朝重賂朱全忠以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
刺史為其下所殺更推李圖領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衆欲遣子匡
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為刺史附全忠云

列傳一百一十五

忠義列傳上第一百二十六

唐書二百九十一

宋祁奉 敕 撰

夫有生所其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
死志也大凡指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為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
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類萬世不吾厭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之
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斬德而夷齊為得仁何足感也
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也致缺逆鼎博之而聲其盡然
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絕然疑沮而不得逞向義所以為彼
者而為我也義在虛在義士與之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寧
不軌也雖然非列丈夫曷克為之彼委靡軟熟偷生自私者真與之也哉故
次叙夏侯端以表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字子春少尚書左僕射詳孫也仕隋為大理司直高祖微時與
相友大業中謀賊河東表端為副端遂數術密語高祖曰玉牀搖帝坐不安
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平但上性沈思內惡諸李今余才
已誅汝且取公且蚤為計帝感其言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
師釋囚引入卧内擢秘書監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

拜大將軍為河南道招討使即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捷淮二十餘州遣使順
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彿歷下二千
人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眾曰我奉王命義無二心有
妻子徒死無益吾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眾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
爭持之乃止行五日餓死十四二過賊境遺棄者纔二三餘人遂東走擣營
且以食端持節自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母俱沒會李
公逸守杞州勒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
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印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汗賊
宮邪非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道走且陽歷崖峭榛
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髮癯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
狀帝閱之後拜秘書監出為梓州刺史散祿置周孤窮不為子孫計自觀元
年卒

劉感岐州鳳泉之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為薛仁
果所圍糧盡殺所乘馬啖士而者曾自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
良救之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為賊執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給諾至城
下大呼曰賊大飢王在朝暮奉王數十萬眾自至勉之無昔仁果怒執感埋

其半上中馳射之至死四言其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涇州刺史
薛原郡公封戶二千謚忠壯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常達陝州陝人仕隋為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末老生戰霍邑軍敗自
匿帝意死久乃自歸帝大悅命為統軍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強達敗其
子自來斬首千級舉遣將作士政給降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
其眾二千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嬰老嫗何所道舉以張
貴又曰亦識我不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與舉擊其面達不為懼亦以刀
逐之趙弘安為蔽捍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中節正可求之古之為將
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二百段以達并劉感事授史臣劉德芬去感隴西刺史○
勸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德曾孫也累以歷驃騎將軍封豎昌
侯以武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者有材武
歎曰生頓其龍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與果主親將謝叔方率兵攻
玄武門殊死鬪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在待繼成列而問可也不
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進皆戰歿立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
君弘等敗秦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果首示叔方叔方下馬勸亦出奔明
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置之俄而立又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也殺我

將士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它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立已蒙貧歸語人曰一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言廣州都督前日牧守苛肆為讎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羸嘗見貧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及庸易吾性哉遂極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惠愛卒于官叔方歷伊州刺史善治軍戎華委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徙洪廣二州都督卒謚曰勤本萬年人從巢王征討有功王表為屈咥直府左重騎云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于吏隋大業末為南陽郡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討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士諷曉子臧殺之及煬帝已弒帝更使其婿薛君情齎詔言隋所以亡諭子臧子臧為故君發喪訖即送款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粲新嗣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軍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禽若遷延其眾稍集吾食盡致死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得眾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雉堞崩刺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城亦陷

元規死之元規安陸人初以隊正從帝征伐持節下南陽得兵萬餘然無謀不至敗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為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童關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路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侍空乏眾恟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止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合行敏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在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破之既而釋甲不設備為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其死也向跪曰臣之思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黑闥之亂死事者又有盧士叡者去通士歡客韓城隋亂結納豪冢高祖與之舊及兵興士歡數百以上謁汾陰又使兄子誦降賊賊遂與劉黑闥共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擢累至光祿大夫為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郭拒戰半日士見親屬後虜乃潰士歡為賊擒欲使說下城堡不從見殺玄通監田人為隋雁鳥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為黑闥所破委其才欲以為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大息曰大丈夫撫方

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為流涕擢其子伏護天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
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効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
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韃上馬顧眄須陁許之擊賊維水上陣縱列執長矛馳
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眙懼無敢元須陁乘之
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割鼻納諸懷暨還驗以代級須陁歎伏遺以
所乘馬凡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為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內史
後須陁為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署授管押統所部討王世充身被
重創見獲於世充世充愛其才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得密將郟元真等故士
信稍稍疏斥士信恥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因
謀世充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殿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或脫衣解馬賜之
士以故用命然持法嚴至親舊無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
有賊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號譟保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
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保立關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賊平授
絳州總管封郟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賊急攻
潰而山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曰願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賊悉眾攻方

雨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其尸以
葬謚曰勇初士信為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數萬以報德且曰我
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嘗所
居曰復禮鄉至孝也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卧側至
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職歸鄉御史歸問里高祖賜署大將
軍府戶曹參軍至賈胡保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襲
美封累范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太守趙州為寧建德所執會建德
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搆賊心脅即請將率兵擊接俄而賊平還拜
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群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
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甫貧以衣食遣之太子見其年若昔拜歸州刺史卒
贈工部尚書謚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產貲比亡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
族孫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越金固辭請復罷都督李
勣勸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
初其見東井上䟽陳得失高宗欽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爵南
陽侯有清槩然尚文刻當時亦少之為酷吏所構流死嶺表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為名臣世富子財家僮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與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為長刺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武等歸李密私署撫管密為王世充所破以郡來降即拜陟州刺史兄厚德自賊所逃歸度河復被執賊使招育德陽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大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驍勇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群囚譟而出斬長史眾不敢動大師追城走即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二弟皆歿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凡三人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材雄為眾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為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亳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為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為里長督兵逐盜為眾附賴乃據許州奉李密密敗許州以來詔即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眾餓死善相謂諸將曰吾為唐臣當效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眾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

見後高祖對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高歡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頗孫也與明經稍遷通義有治勞人刻石載德歷趙州刺史平昌縣子聖曆初突厥默啜入寇歡嬰城拒虜攻益急長史唐波若度且陷即與虜通歡覺之力不能制即自經不得死為虜執使降諭諸縣不肯應見殺初虜至有為歡計者突厥逢蝶所向無完公不能充且當下之答曰我刺史不戰而降罪大矣武后歎惜贈之官尚書諡曰節詔誅波若籍其家下制暴歡忠節波若臣賊使天下知之子仲舒通故訓學推明經為相王府文與王所欽器開元初宋璟蘇頌當秉多咨訪焉時舍人崔琳連達政宜環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寺籍睿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山坐私謁皇嗣皆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詔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後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送禁中命高醫內腸繞系社紼之閱及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傳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諷白以為佛

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勿湧流虛也則
李友有華大鹿相授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閭景雲時遷右武衛
中郎將玄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鏡其名於秦華二
山碑以為榮卒配鄉食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諡曰忠以子承恩為
廬州長史中和中文擢其遠孫勸則為太子友諒德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駙馬都尉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
安定郡王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彥範等誅一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
即東宮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拒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顯
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臾下到以係眾望太子曰上方不豫
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
出諭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即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
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帝復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公食實
戶五百王進封公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承濁王
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懷李俊并祖維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射殺
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孫以外妹妻延慶延慶辭之孫固請乃成其
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孫子曼得其寶之孫兄之間嘗舍仲之家亦得其

今皇太子也而三思遣後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帝帝殊不曉
大恩勸同皎於都亭驛藉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懷相入
比于懷自謂將死謂人曰比于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后三思亂朝虛
害忠良滅正不义可于吾頭國明見其敗也懷壽時春又後太子重俊誅三思
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復官爵諡曰忠壯誅祖孫後身先凡
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且逆節已萌后怒勸中宗召至
廷撲殺之宗楚客復私令衛士極力故死又博陵人郎及亦表后及楚客亂
被誅至是俱贈諫議大夫備禮改葬賜欽融一子官同皎子縣尚承德不
生子潛字弘志生二日賜緋衣銀魚幼莊重不喜兒弄以帝外孫備千牛復
選尚公主固辭元和中擢累將作監更或籍名比車輒騎墻去事禁家女能
之故不取而辨監無公食而息錢舊嘗私有至潛取以具食遂為故事然左
散騎常侍拜還原節度使憲宗與對大悅曰吾知而善職我自備之潛至鎮
繕壁壘積粟構高屋侍兵利而嚴遂引師自原州踰破石取靈州一人斤烽
燧築歸化備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即位封琅邪
郡公更節度荆南跡更惡榜之里問殺尤縱者分射三等謀士習之不能者
罷故無冗軍大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雋黨叛拜李蒙為姚州都督宰相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稍故亦力薦之家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雋戰沒仲翔被執蒙保華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貴冑也求千緡會元振物故保安留雋州營贖仲翔若無貲乃力居化其十年得緡七百妻李客遂州開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為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官賞助子之保安大喜即委緡于雋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為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南遠西西最遇之妻甚厚及因沒凡十五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諸用檄領近縣尉父乃調尉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天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縗經囊其骨從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為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為娶而讓以官

李澄并州文水人或言其先出興聖皇帝譜系疏晦不復傳父希倩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澄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張詠罷宰相為相州刺史

坐有善相者說編問官屬後執實貴工指澄及臨河尉鄭嚴說以女妻澄而歸其甥陰於澄會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說在并州引澄署府及執政為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選官屬多致賢以重其柄天啟澄監察御史分道檢覈數以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曹陽令二遷給事中力于治有任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給失李林甫意出為河南少尹尹肅京內尚州勸法殖私澄裁抑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翫生以左道幸託祠事往來尚州聞干請亂吏治澄不為應故拔見諸朝天子寶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廣陵長史民為立祠賽祝歲時不絕以捕賊負徙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徙襄陽河東並兼採訪勳置使入為京兆尹揚國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澄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勸士卒將遇賊西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度河號令嚴密候調不能知已陷陳留蔡陽殺張介然崔無詖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曰徒戰不勝輒比捨收殘士數百哀斷弦折矢取守人不堪鬪澄約其曹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澄坐留守府并守臺城陷祿山破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關門執澄并及官屬蔣清宮之有詔贈司徒諡曰忠懿河洛平再贈大尉拜一子五品官澄通左氏春秋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

至關口時野彌望時謂地瘠嚴任終少府監產利埒橙去橙十餘子江油瀾瀾等同遇空唯源彭脫

源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取絕酒董惠林佛祠者橙舊野也源依祠者闔戶日一食祠毀其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為終制時偃卧庭中長慶初年八十矣御中承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國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至伏節逆羯始與妻女符組棄城郭者不為恥而橙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由橙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折百慮洗然抱此直節垂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橙處難居首上色就死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况此高年夫曷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孝與是四者大侔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君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授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懇一無受尋卒敬宗時權橙孫為河南兵部員外軍

彭推朋經第天寶中選百臣子可用者自咸寧永遷右補闕從天子入蜀後橙數年卒有孫景讓景壯景溫別傳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錄武德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勳一子止負官史館攷勳名特高者九十一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職官官第二等以次年第二等子孫數於朝有詔差為二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置李岷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元忠象先張九齡裴叔劉文靜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桓彥範劉幽求鄭元振房瑄袁履謙李嗣業張柬之許遠盧昇南霽雲蕭華張錫李勉張縉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橙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云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源國公房玄齡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申國公高士廉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道國公戴胄侍中永寧郡公王珪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部民部尚書事清苑縣男劉洎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傅蒲縣公高季輔

侍中兼太子賓客龔頴川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

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醜山縣公郝處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李義琰

內史河東縣侯裴炎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左軍大總管隴右諸軍大使譙縣子婁師德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鳥臺平章事右泉縣公王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鳥臺三品龍邢國公王元善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事齊國公魏元忠

紫微公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鳥臺平章事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交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頌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絃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靜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長孫无忌

禮部尚書河間郡王孝恭

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衛國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恭德

左光祿大夫洛州都督將國公屈突通

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鄭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夔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邳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尚書上柱國呂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魏國公李烈

右驍衛大將軍襄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

左武侯將軍相州都督邾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秘書監丞與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太亮

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王孝傑

中書公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暉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中書公商陽郡公袁恕已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

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洛國公劉幽永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修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莒國公張說

此後侍中上柱國趙國公王珣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中山郡公王晙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淮南淮副元帥東都留守冀國公裴奐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刺史魏國公李元忠

平盧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

相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顏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部選盧弈

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王郡公杜淹

中書公虞國公溫彦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國公崔敦禮

戶部尚書平因縣公許國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俱江道行軍檢管任雅相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范陽郡公盧承慶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楚國公上官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右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罷道國公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

中書令趙國公李敏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溫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

納言樂平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同國大將軍鄧國公岑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男魏元

納言博昌縣男章忠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內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鄧國公韋安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遠

中書令道遙公韋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百知

檢校黃門監通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補城侯魏暹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

持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荊州都督周國公武士彥

右屯衛大將軍檢校晉州都督檢校晉國公竇琮

少府監晉國公劉美我節

右光祿大夫羅國公張平高

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鄧國公竇軌

冀州都督息國公張長孫

金紫光祿大夫夷國公李子和

左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侯將軍榮國公樊興

右監門衛大將軍東國公錢九隴

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脩仁

右武衛大將軍河陽郡公公孫武達

右驍衛將軍濮國公龐卿暉

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

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

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守素

右監門衛將軍盧陵郡公秦師行

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尒

鎮軍大將軍魏國公張士貴

鎮軍大將軍嘉州郡公周護

潭州都督吳興郡公沈叔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將軍宋國公唐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貴

殿中監郢國公宇文士及

荊州都督懷寧郡公杜君綽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

幽州都督歷陽郡公獨孤彥雲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左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

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

陝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將軍宋國公唐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湛

殿中監兼知樞密汝南郡公程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光祿卿天水縣公趙承恩

將作大匠裴思諒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中書令越國公鍾紹京

右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

少府監趙國公崔諤之

左金吾大將軍鄧國公張暉

朔方道行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

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

左相兼國公韋見素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雲京

河西隴右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公李抱玉

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房元琰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光祿卿駙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大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太子中允同正人冀國公馮道力

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中國公許輔乾

大保韓國公南晉卿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鎮北庭遼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王馬球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郡公鄧景山

河東節度副使兼鳳州太守光祿卿賈循

右第二

盧彥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脩與兄吳名相上

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為鄜州所治輒最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懷

慎與及齊三君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

陷東都吏三散亦前遣妻子懷印問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

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為人巨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

亦臨刑而向拜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為變色肅宗詔贈尚書有

司謚時以為洛陽之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慰

博士獨孤及曰首身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宜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也

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

不非廉察之任功於之具之官分命所敷柔不啻保姆逆黨兵威刻於水火于

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去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孰與

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請謚曰貞烈詔可子杞别有傳杞子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杞死德宗念之不忘拜元

輔左拾遺歷秘書丞三州刺史課當最力授吏部郎中進累兵部侍郎為華

州刺史卒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累云

張介然者待以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長計畫始為河隴文部太守王忠嗣皇

甫推明哥舒翰踵領節度並署營田支度等使入奏稱旨賜與良澤介然遂

曰臣位三品當給紫戟若列於京師雖官重不為鄉人知願得到戟故畢云

宗許之別賜紫戟師第門仍賜絹五百匹夏間里長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

始輔董為少府監麻衛尉卿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水

陸刺若民孽駁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度河車騎蹂躪

塵漫數十里日為奪邑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

詔購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書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亦

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暹血流成川斬介然於重門以

偽將李廷望為節度使守陳留祿山已拔陳留則鼓而前無敢元中宿攻衆陽太守崔無諤率衆棄城聞師諤自隊如雨無諤與官屬鬪身死賊手以偽將武令均成焉無諤者本韋后外家博陵舊嘗望北始無諤娶書畫至忠女王忠誠被賊父乃為益州司馬素善楊國忠既用事引為京府所學守陳陽有詔賜部尚書諡曰毅勇

忠義列傳上一百一十六

忠義列傳中第一百一十七

唐書一百九十二

宋祁奉

教

撰

顏泉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為蒙州刺史泉卿以陰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濟嘗為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關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泉卿及長史袁履謙謁于道賜泉卿紫袍履謙緋袍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上門泉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誓此履謙括乃由真定令賈深內仁令張通圖定謀圖賊泉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為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于廷守泉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煥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委履謙謀陰養死士為拒守計李璡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勒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泉卿大喜以為兵拊前守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泉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度郡豪程萬德等數人飲勞既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淮慎賊黨纖授口滹沱水履謙以首示泉卿則喜且泣先是祿山遣將

高魏召召兵范陽未還泉卿使棗城尉崔安石圖之邈至滿城度萬德皆會傳
舍安石給以置酒邈捨馬度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度亦執之日
未中送二賊泉卿乃遣萬德深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
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為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程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
故乃免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焚已而事顯乃拜泉卿衛尉卿兼御
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三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
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
誠方圍饒陽棄甲奔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
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郡諸郡皆自固泉卿兄弟立大振祿山至陝關兵與
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
城兵少未及為守計求救于河東承業前已攘殺賊功兵不出泉卿晝夜戰
井竭糧天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季明加刃頸上
曰降我當活而子泉卿不答遂并盧送殺之泉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
太守何所負而反泉卿自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
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
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泉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言否泉卿含

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二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贖給分多勻
薄相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分板護還
長安履謙妻疑歟具儉狹發視之與泉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
明為太子少師履謙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望血噴其面賊衛之見
者皆曰泉明宗子近屬皆被害泉卿已虜諸郡復為賊守張通幽以兄相賊
譖通幽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真卿表其狂會通幽為普安太守
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泉卿履謙二家親屬數千人於獄厚
給遺令行喪乾元初贈泉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
博士裴郁以泉卿不執政但諡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惠諡焉遂季明及宗
子等皆贈五品官建中中文贈泉卿司徒初泉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
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為於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疑
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同坎瘞指其域
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季明逃同登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既為承業所
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關
得免思明歸國而真卿方為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及姑
女並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貨復往則已女復失之
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二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贖給分多勻
薄相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分板護還
長安履謙妻疑歟具儉狹發視之與泉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

明郭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
營官罪而孤貌相從百口飢殍不給無恤數居母喪毀骨立以行義當世以為難
春卿偶備美安儀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授高第調隴州主簿尋送赴
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頌代
為長史被譖繫獄為榜欄賦自託頌遂出之魏徵遠孫昭罪抵死春卿為請
王真公王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俱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後顧
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真卿主其昏嫁沈盈者亦果卿甥有行義明黃老
學解褐博野尉與果卿同死難贈大理王官其二子遙達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一
龍親工負土成墓廬其左手時松柏相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尚
君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頌嘗謂頌頗牧及為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
山三港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校為
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梅北屬長城林垠
岑陵冠嶽所蔽伏循調士斬不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虜為安東副
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為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
光祿卿自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副之母丁

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庸人以為瑞玄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
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果卿招之以傾賊巢允許可為向惟安祿
其謀賊殲之建中二年贈大尉謚曰忠從子隱林為求平兵馬使當安祿
朱似難率眾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
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即奏曰臣嘗夢有
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祭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成郡王賊
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巨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此已存
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世急不能容掩若不悛雖令賊亡憂
也不以為忤拜神策統軍率帝思其質直贈尚書左僕射實戶二百封其
張巡守廬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及大人
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巨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
以名譽一府巡繇太子通事令又出為清河令治績而自節義或以困
顯者皆曰是方為國怪祥朝官不可為也更調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
全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全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敢行
遷善政簡約民甚且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暗宋甫等

劉誼郡太守湯湯石降賊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元皇帝祠
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
尉曹晉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為帳兵令
盧諶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將
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
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祗聞亦制拜賁監
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移門為衆躡死巡馳擊賊身被創不顧士乃
奉巡主軍間道表請朝騰賊祗府祗乃舉充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出
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擊而潰也
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前驅直薄潮軍軍却
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東為灌其背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精
六百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莫瘡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
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危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
守危業忠無所立盍相從以高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衛
真怒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為百世笑奈何潮赦然去當此
時王命未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

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
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三潮餉賊益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
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
縛葉為人千餘被黑衣夜縱城下潮兵爭射之夕乃葉人還得箭數千其
後復夜縱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營追奔十餘
里賊輒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後潮不知其
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為備潮怒圍合發箭潮曰
君須此城歸馬三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
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
戰車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遣還陳留不復
出七月潮率賊將翟伯玉攻城遣偽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衆
送祗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
弼上書彭城假巡先鋒賊而更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
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攬寧陵絕經路巡外矢巨依拔衆保寧陵馬
載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闡等合勇遣將雷萬春南霁
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為不流朝宗夜去

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于巨已纓披所衛
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賞巨不聽至德二載
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九十餘萬攻
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果軍事而居其下
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軍而敗更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
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為號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
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
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愛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
御史間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
蒙上恩賊若復未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動以此痛恨聞者
感旣乃推牛大饗養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
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陸若將出賊田
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至開明徑抵子琦
斬將技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縱勇
士數十人腹中持鉤陷刀繩擊約曰聞鼓聲而奮雷持衆不為
備城上謀伏發禽之擊注矢外向救兵不能立則賊而維士復登
陴賊皆愕服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刻蒿為矢中者
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

其半雖隳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則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
一斗而食才二餘人皆懼劣不能殺殺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博
堞巡出鉤干柱之使不得進篝火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
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者皆燒傷氣乏
巡出愛妻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妻吾恨不剖肌以啖衆
宜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食坐者皆位巡疆令食之遠
亦殺如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糲以食賊將李懷忠逼城下
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也受官食天子
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為將數死賊賊此殆
天也巡曰自古恃逆終美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為
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
其死力御史大夫賈贛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
皆觀望莫肯救巡使巡使遣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雲媪罵
馬上請決死聞叔冀不敢應既見道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
何益雲媪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
房瑄本以率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執相琦

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龍又已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雲雲壯
三欲留之為大饗食樂作雲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
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良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雲雲請罪
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扣一座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扣
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貴
遺馬百匹吹寧陵得城使廣垣兵二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
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雲雲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
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
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
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日生不報陛下死為鬼必厲賊城
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
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顛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身氣吞逆
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
乃大瑱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為我用且得衆
心不可留乃以刀脅降巡不屈又降雲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
為不義雲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壯圍

萬春等三十六人遇言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屢緒所或曰用兵
拒二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拒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
庶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殺
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其榮守陞陝
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一百卒十
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長或問之答曰古者合情散
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爭
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自合自為戰則
取之不敵未嘗自脩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
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昔嘗與賊
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肉盡
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二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
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縉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馬裴元
淮南高道青州劉景山四節度犄角救淮陽巡亡三日而高至十日而廣平
王牧東京錫命中書舍人蕭肅詳其行特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
糧盡不持備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滄李紆直南史

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致婺州司馬皆立廟唯陽歲時致祭德宗贈姚閻潯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山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德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等像于凌煙閣唯陽至今祠其號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劔南府欲以子妻之同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薛胡南侵父巡與唯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由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首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血巡功業墮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

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共死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且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請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關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其一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者守死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又相食而猶守雖其死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其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俞於襲賊尤慎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文少微賤為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洸起兵討賊按以為將尚衡擊許州賊李廷望以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以待心直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衡齎金帛迎霽雲測不受乃事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兵死之生者數百無敢應俄有暗哨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一盡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賊死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為偏將令狐朝圍雍丘萬春丘城上阻劄賊伏弩發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者所軍知君之令嚴矣朝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朝先為賊所包巡突其圍火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齊雲而加勇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齊雲鈞

姚闔者開元宰相崇從孫少奔楚州刺史閻性豪蕩好飲誑善絲竹歷事吐安尉素善巡及為城父令遠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遣齊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鏗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霖喬紹後張恭野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頰其後皆死巡難四入逸其姓名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雖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制首尾條潰梁宋間木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言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遠遠後死不為巡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去天以完節付之異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音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裝回以巡等雄壯蓋節異於著金石刻贊明啟忠與美飛餞踏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